

精神分析与法兰克福学派的 意识形态批判

王睿欣 著



红旗出版社

精神分析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

JINGSHEN FENXI YU FALANKEFU XUEPAI DE YISHI XINGTAI PIPAN

ISBN 978-7-5051-1578-1



9 787505 115781 >

定价：20.00元

精神分析与法兰克福学派的 意识形态批判

王睿欣 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分析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王睿欣著.

—北京:红旗出版社,2008.2

ISBN 978-7-5051-1578-1

I. 精…

II. 王…

III. 法兰克福学派—研究

IV. 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9708 号

精神分析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

王睿欣 著

责任编辑:栗博莉 丁虹 责任校对:李娟 封面设计:韦玉珍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100727 地址: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E-mail: hqcbbs@publica.bj.cninfo.net

编辑部:64074196 发行部:64037154

印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2008年2月北京第1版 200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247千字

ISBN 978-7-5051-1578-1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现代工业文明对工具理性的高扬与扩张,一方面造就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人的异化和主体性的丧失。这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悖论和病症。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这种现代文明的弊病进行了诊断和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掀起了评介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更是成为了关注的焦点。由此,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工具理性批判、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等角度去评析或研究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我们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多重视角。但纵观这些研究,我们却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失:没有从社会批判理论形成和展开的整体逻辑上探析过法兰克福学派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援引与整合。而事实上正是在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援引与整合中,法兰克福学派才形成了它的社会批判理论及其核心——意识形态批判。因此,要探究法兰克福学派及其社会批判理论,就不能离开它的意识形态批判,而要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就不能绕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王睿欣博士的专著《精神分析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对法兰克福学派通过整合精神分析而展开的意识形态批判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这就为我们了解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视角。

福柯曾说过,如果我年轻时就遇到法兰克福学派,除了评论他们的工作就再也没有让我动心的事了。由此,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的魅力可见一斑。而这种魅力则集中体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对现代文明的病理学分析与诊断上。正如该书所指出的,法兰克福学派通过意识形态批判一方面解蔽了现代社会文明对个体的压抑性质;另一方面对感性生命的价值优先权给予了充分的正当性论证。法兰克福学派在意识形态批判上的独树一帜恰恰是通过对精神分析的整合来实现的。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弗洛伊德在把人的心智划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的基础上提出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心理图式,为我们揭示出社会文明秩序中人的主体性的永恒分裂:每个社会主体为了生存的需要都要对自己追求快乐和满足的本能欲求进行压抑,必须按照社会秩序所设定的“现实原则”而不是自身的“快乐原则”进行社会生活和生存斗争。因此,弗洛伊德指出人类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对本能进行压抑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学引入了社会文化领域,从而不仅发现了作为个体的自我欲望与作为集体的社会欲望之间非同一性的真实存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找出了本能欲望被整合为压抑性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结构的秘密——虚假意识。弗洛伊德指出,宗教、文化、艺术等观念意识通过提供一种替代性的、自恋性质的满足而把人的真实欲望和本能清除于现实生活之外,压抑成为人们无从知晓也无法理解的无意识。意识观念对本能的这种虚假满足掩盖着社会文明对人的真实压抑,从而将主体消解在自我与社会融为一体的幻觉之中。精神分析的任务就是剔除这些压抑欲望的社会意识符码,解放主体的本能力量。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弗洛伊德把意识看做是不真实的“虚假意识”,这与马克思所揭示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具有某种相似性。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是其虚假性,社会观念体系的虚假性也主要地体现为它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但与弗洛伊德从人的本能

和心理结构中去探究意识的虚假性不同,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把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根源归结为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运用到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必定能为马克思的宏观意识形态批判补充心理学的要素,从而在个体的心理结构中解蔽意识形态虚假性的运作机制,即它是如何作用于人的意识而压抑和控制人的。而这是意识形态日益成为现代社会主要的统治方式所提出的时代课题。

正是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作为研究基点,王睿欣博士以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弗洛姆、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批判话语为线索,对法兰克福学派整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路进行了整体考察和系统梳理。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借鉴和吸取了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理论和文明压抑理论,通过对人性的异化、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人格、文化工业、工业文明的一体化、人的扭曲的交往等现代文明病症的心理分析,揭示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社会性格与社会无意识、同一性逻辑、虚假需要和语言符号等无意识的侵入方式来消解个体的批判反思力,从而实现现实社会对个体精神和心理的控制的。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以精神分析的自我人格理论和性欲理论为线索,试图通过爱的人本主义伦理学、非同一性逻辑、非压抑文明的构建和被扭曲的交往的修复,来重塑不为意识形态“操纵”和“欺骗”的自主性自我,使个体从社会的压抑下解放出来恢复其感性生命的存在。

该书依循从理论背景入手,经过具体的分析和阐释达到总体上的认识与评价的基本思路,并在历史分析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的结合中,对法兰克福学派整合精神分析的理路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论述和理解。据此,作者揭示出,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通过整合精神分析来诊断现代社会、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具体视角和着力点各不相同,但其目的却是一致的:第一,破解意识形态的虚假性

和操纵性。第二,拯救被意识形态所消解的个体。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王睿欣博士对法兰克福学派通过整合精神分析而展开意识形态批判的致思路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有价值的进展。现在她的著作要出版,作为她的导师,我为之高兴,并祝她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王南湜

2007年6月于南开园

目 录

序	(1)
---------	-----

导 论	(1)
-----------	-----

第一章 法兰克福学派整合精神分析的

历史与传统	(16)
-------------	------

第一节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16)
-----------------------	------

第二节 拉康、齐泽克的精神分析学	(30)
------------------------	------

第三节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43)
-------------------------	------

第四节 法兰克福学派整合精神分析的 历史追溯	(56)
---------------------------------	------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社会

心理学	(69)
-----------	------

第一节 社会性格与社会无意识：人本主义的 社会心理学	(69)
-------------------------------------	------

第二节 人性及人的生存的社会心理学解剖	(81)
---------------------------	------

第三节 心理救赎：人本主义的伦理学	(93)
-------------------------	------

第三章 精神分析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非同一性辩证批判话语	(106)
第一节 权威、法西斯与反犹：极权主义人格的心理解读	(106)
第二节 社会水泥：文化工业的心理控制	(120)
第三节 个体与社会：非同一性的逻辑	(133)
第四章 精神分析与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乌托邦 ...	(145)
第一节 压抑与单向度：工业文明的精神批判	(146)
第二节 爱欲：社会革命的生物基础	(159)
第三节 非压抑性文明：爱欲解放的乌托邦	(170)
第五章 精神分析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	(182)
第一节 精神分析与批判解释学	(183)
第二节 精神分析与认识的兴趣	(194)
第三节 精神分析与交往资质理论	(206)
第六章 法兰克福学派整合精神分析理路之评析 ...	(219)
第一节 法兰克福学派整合精神分析的思维路径	(219)
第二节 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	(231)
第三节 法兰克福学派整合精神分析的历史效果	(242)
结束语	(257)
参考文献	(264)
后 记	(275)

导 论

生活世界无止境，人类的思考无止境。纵观整个 20 世纪的思想长河，学说派别林立、理论纷繁复杂，可谓是“剪不断、理还乱”。但对这些思潮进行深入的探析，却能发现同样的线索，他们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汲取和继承了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思想。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犹如三颗璀璨耀眼的星辰闪烁在近现代思想的天空中，对于 20 世纪乃至后来人们的思考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把历史世界（意指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总体）从神话故事中解放出来，使之从科学理论上加以思考成为可能。尼采挖掘出以传统哲学构式不能接近也不能思考的领域，开辟了从原理上思考它的可能性。弗洛伊德首开对人类‘精神’之深层的探索，发现了无意识的领域。”^① 他们通过各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学说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的意志的传统理解方式，将人类的思考引入到一个新的境地。因此，他们被誉为近现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三位思想家，堪称当代思潮的宗师，也是引发当代思潮爆发的“导火线”。在三位思想家的理论中，马克思的理论和弗洛伊德的学说是最不相干甚至是对立的思想，在

^① 今村仁司、三岛宪一、鹭田清一、野家启一：《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现代思想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 页。

一定的历史语境下却发生了内在的关联。马克思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来建构人类解放和自由的理想，弗洛伊德基于个体无意识和微观心理学去探究人性和社会。两种理论看似南辕北辙，实际却暗含着某种契合，正如一些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对相同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海涅说：“钻石之间的摩擦将会使所有的钻石发亮。”那么思想与思想的对话，特别是两种伟大思想的碰撞必将激发出更富创造性和震撼力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批判性地整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形成独具特色的现代批判话语，从而成为这种思想对话的典范。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支劲旅，不但以其成员众多、历史较长而闻名于世，更以其理论的创新、极富创造性而独树一帜，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独创性来自于它始终以开放性的态度来对待各种学说和理论，兼收并蓄，进而建构自己的批判话语。它试图把马克思理论与其他思想理论结合起来，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实际的考察，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业社会作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及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研究与批判，形成了跨学科综合的以否定为特征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一方面研究和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另一方面对新的时代状况和理论问题提出新的研究视角与解说，从而备受社会和学术界的瞩目与重视。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两个方面所取得理论成就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密不可分。通过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整合，打开了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路径，这使精神分析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学术思想进行借鉴和综合的最为重要的一维。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建构自己的批判话语时几乎都与精神分析

学说发生了联系：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社会心理学，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研究和文化工业批判，马尔库塞的非压抑性文明和爱欲解放理论，哈贝马斯的方法论、认识论重建与交往行为理论，要么在范畴方面，要么在方法方面，要么在理论方面，整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从而建构起各自的具有代表性的批判话语。

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着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所造就的物质富足、精神痛苦的现实生活悖论，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们认为这种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以科学技术为坚强后盾而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并通过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机构和意识形态，保证人们精神生活的自由和民主。但是，在工业文明富裕而自由的外表下却掩藏着对个人的强烈统治和压抑。工具理性的泛化对生活世界的侵入，造成了人的异化和对整个社会的极权主义和精神控制，从而使人性 and 人的精神世界分崩离析。这种异化不仅仅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的异化，更是一种精神和心理的异化。随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压抑和统治不再像早期资本主义那样是一个凸显而清晰的文本，而是诉诸于日常生活的文化话语和文化实践，以一种隐含的意识形态的方式被遮蔽起来。同时，工业文明以其外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使这种潜在的统治和压抑变得正当而难以拒斥。因此，透过对处于工业文明中的“单向度的人”的精神和心理的解析，来揭示这种隐形的意识形态的压抑和控制，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所要面对的新的时代课题。这要求该学派一方面要揭示“工业文明”的压抑和统治；另一方面要对这种压抑和统治进行解释。这就需要寻求新的概念和解释方法。注重从微观角度对社会作文化、心理研究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恰恰能够为解释和说明资本主义异化的新特征提供理论支持，这为法兰克福学派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整合提供了契机。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马克思曾预见到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的解放，是历史和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西方社会到了20世纪发达工业文明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作为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最后一个环节，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条件的成熟而有所突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虽然不断有危机发生，但似乎并没有形成相应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而是表现出无产阶级对现有社会和制度的顺从。基于这一状况，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之间，存在着日常心理状态，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由于受到潜在的限定、阻止和压抑，而停留在日常心理状态，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所谓的“无意识”阶段。因此，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从“无意识”转变为“意识”之前，革命不会胜利。对法兰克福学派而言，马克思理论之所以出现时代的危机乃是在于其过于注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忽略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入批判，未对经济基础如何转化为意识形态这种上层建筑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给予充分而具体的说明。由于在马克思理论中缺乏一个能够沟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中转机制和中介环节，从而不能填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现实沟壑，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所遭遇的现实问题。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经济基础往往是通过在人的性格基础上形成的相应的社会性格来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发生联系。因此，关注人的性格和微观心理的精神分析学说能够弥补所谓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不足”，阐明联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纽带。这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被纳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话语之中，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对此，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者马丁·杰伊评论说：“社会研究所试图把精神分析引入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是勇敢而有

挑战性的一步，也是它力图摆脱传统马克思主义紧身衣的标志。”^①

精神分析学说是弗洛伊德所创立的集医学、文学、宗教、伦理、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于一身的复杂的理论话语体系。他的“梦的解析”、“本能”等理论已渗透到现当代的各种批评语境中，对世界文化思潮的建构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也不例外。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学说之间有着某种潜在的对话关系。其一，两者都看到了意识的虚假性。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指出：资产阶级的意识掺进了主观的心理动机，只能像照相机一样停留于对社会存在颠倒反映的“虚假意识”的范围内，始终达不到对社会存在正确反映的“真实的意识”；弗洛伊德则透过个体“无意识”揭示出由于个体把虚假的意识当成真实的，而将真实的欲望和冲动压抑成为无意识，从而使无意识被遮蔽和歪曲的心理机制。其二，两者都洞察到了社会对人的奴役和控制。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社会对人的异化以及异化的经济根源；弗洛伊德透过精神心理分析认为，社会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处处是以对个人的本能控制和压抑为代价的。面对同样的问题，马克思从社会经济角度进行考察，弗洛伊德从个体心理角度予以关注。因此，法兰克福学派主张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去补充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批判，并以此作为建立新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基本课题^②。

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之间潜在的对话关系不仅使法兰克福学派把精神分析引入马克思成为现实，而且也使这种援引、对话和整合成为有意义的理论实践活动。这种意义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整合

^① 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② 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48页。

无意识、性格、自恋等心理学范畴对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进行文化及意识形态的批判，用精神分析的个人意识形态批判来解决一些新的时代课题，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二，通过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性欲、本能、压抑性文明等理论和自我反思等方法的援引和综合，为法兰克福学派自身的理论寻找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出路，并建构起以人本主义社会心理学、爱欲解放论、交往行为理论为代表的批判话语，从而探索超越意识形态的路径；第三，通过对精神分析的批判性援引和综合，剥离其经验科学的实证主义外衣，使精神分析学说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和重建。

因此，精神分析学说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话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建构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赋予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新的活力和潜能，推动其创造性的发展，使其具有了很强的穿透力和震撼力。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导者霍克海默所说：弗洛伊德的学说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基石之一，没有精神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就不会是这样^①。但是，对精神分析的整合也使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上不断游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背离马克思的轨道，而将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化。从这个角度说，法兰克福学派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整合，不仅使它的理论特色得以彰显，而且也使其理论缺陷同时得以凸现。因此，只有充分认识精神分析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影响，才能深入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只有对法兰克福学派整合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理路进行探析，才能深刻领会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话语的思维构架和理论特色。基于此，本文试图对法兰克福学派整合精神分析的理论理路进行整体上的梳理和分析，使这条独特的哲学理路突显出来，得以系统化和清晰化。在此基础上，对这条哲

^① 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学理路本身进行反思和评析，揭示其进退得失，为处于现代化道路中的中国哲学理论和批判话语提供一定的借鉴。本文所做的这项研究工作对于深化法兰克福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应当是有益的。

二

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综合起来创建新的理论，这并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首创。最早寻求这种“综合”的是奥地利学者赖希，他写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性格分析》、《性革命》、《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等一系列综合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著作，成为“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①的开创者。之后经过法兰克福学派的努力，把这种“综合”推向了高潮并成为了一种学术传统。后来经过范农、查列茨基的承袭，到了后现代则经过詹姆逊和伊格尔顿的发展，使这种“综合”又得以延续。在整合精神分析补充马克思理论的思潮当中，法兰克福学派以其独特的整合思维、较广的整合维度、较深的整合限度、较大的理论整合成就和影响力脱颖而出，成为“综合”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典范。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整合是特别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和研究的。

在国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及其理论的学者中，比较著名的是马丁·杰伊。他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进行了全面而客观的考察，并

^① 学界常把“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法兰克福学派。而事实上，所谓“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指称一个学派，而是指当代“综合”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思潮，其代表人物不只是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而是来自于各个不同学派。因此，“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能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称而涵盖整个社会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也不能代表“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而包含其所有思想。